

陈宗祥
邓文峰 著

白狼歌

研究 (一)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 1

陈宗祥同志

邓文峰同志



图 2 陈宗祥同志与普米“汉规”（巫师）戴吉次尔晤谈中。1981年木里藏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李同志摄。



图3 本图片引自冕宁
本教连环《开路图经》
的第4、5、6三
图。原为多续部落大
鼓和尚所使用。

先祖达布热仓 郭布噶迭 莫吐

图4 冕宁“多续”，
又称为“彝苏”。它
们的西邻有自称“栗
苏”的部落，和分布
在石棉、九龙县有自
称“罗汝”的部落，上
述自称都是“白人”
的意思。图中人物为
他们的祖先。



普米王庭郭 杜仁米固 白色恰吉 黑头孟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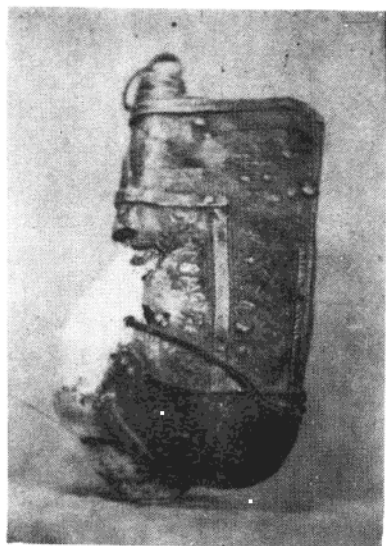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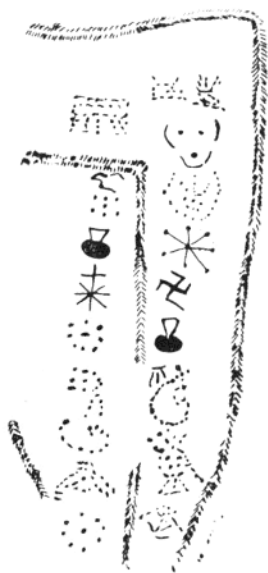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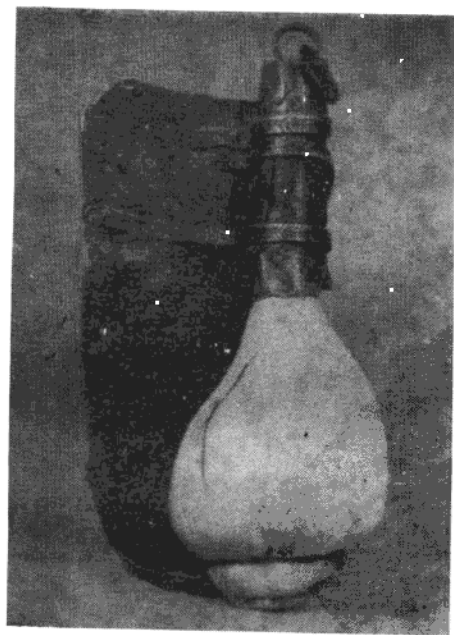


图5 冕宁惠安乡马文辉家收藏的白海螺，镶有一个三角形薄铜叶，上边长10厘米，高达22.5厘米。在这个铜叶上的背面锤出乳钉纹的文字与符号19个。

上图5 正面

下图5 背面

下右图：乳钉纹的文字与符号19个。



祖先亡灵的灵牌

图6 引自冕宁藏文的长幅连环
《开路图经》的第80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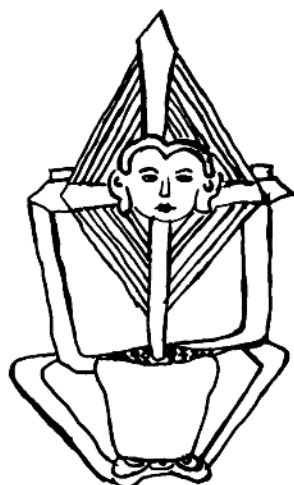


图7 凉山州甘洛县藏族(自称
“苏,意为白人”)所制的灵牌。
杨光才同志说是用彩色丝线缠在
十字形架子而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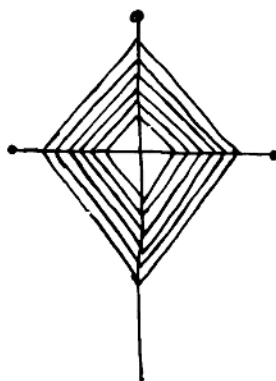


图8 凉山州木里藏族自治县
大坝乡普米族(白人)“汉规”(巫
帅)单吉次尔所绘的灵牌

自序

我们是1958年在西昌结识的。开始探索《白狼歌》本语，着手解开存在于民族学、语言学领域中的这个奥秘是在1961年。当时，我们手中并没有任何可靠资料，仅靠在西昌街头的茶馆、酒肆、旅舍、医院进行彝语、纳西语与普米桃巴方言的调查，与《白狼歌》的“夷言音记”比较，得不到要领。1963年，巧遇普米族老人杨德福先生，他嘱咐我们重新调查木里县第二区波波、叶叶、泥珠等村的玉姆土话，并介绍党夏组同志为我们发土话的音。前后持续将近3年，终于在1964年完成这项全面对音工作。我们提出了《白狼歌》本语为藏缅语羌族语支的普米族玉姆土话的论点。

论文写完，没有公开发表的机会，只好复写了50本，分送给有关专家审议，流通的范围局限在狭小的学术圈子里。1979年《〈白狼歌〉研究述评》一文，引起了普遍的反响，褒贬不一，却给了我们不少的鼓舞，激励我们信心百倍地继续前进。为了验证二十多年前的研究成果并采访一些新资料，1984年暑

期我们又连袂赴木里进行玉姆土话核对。1985年，得到云南民族学院马曜和王璈瑄同志的鼎力协助，《〈后汉书·笮都夷传·白狼歌〉歌辞本语试解》这篇论文终于公开发表在《民族调查研究》1985年1—2期合刊上。

此后，我们又写了十几篇论文及译文一篇，其中有我二人共同合写的，也有单独写的，已经公开发表的有8篇。内容分为两大项：（1）探讨白狼本语的系属及其语言特征；（2）探讨华西民族走廊地区的两大部落群体。这实际是语系和族系关系的探讨，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参证的。在同志们的鼓励下，我们在这些论文的基础上，改编成这本专著，去其芜杂，删削不必要的论述，增补一些新论点及其表述，作了若干文字上的修改，并对论点的表述也作了正讹。

由于时间流逝，我们1964年写出《歌辞本语试解》迄今已有二十多年。那时的思想，现在感到不够了。又由于我们都在教学第一线，不易抽出更多的时间从事研究和著述，只是断断续续地写作，这难免会对本书论述的连贯性、逻辑性产生一定的影响。再者，距我们正式发表《述评》一文时已有10年，在这个并不寻常的时期里，仅我们所能搜集到的国内公开发表的论文就多达24篇，这对我们的工作是很大的激励，同时在认识上也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有些重要论文未及很好地研究，有的新设想未能及时写出，这些工作，有待来日努力了。

国外也有人研究《白狼歌》，美国衣阿华大学语言学系主任柯蔚南（W·S·Coblin）教授所写的《白狼歌新探》一文与我们研究的课题密切相关，今译为汉文，收入附录中。截至今日，学者们对《白狼歌》研究已发表许多论文，为了便于学

者们参考，我们把有关《〈白狼歌〉研究（一）》的参考资料目录一併附在书后。

我们继续在探索《白狼歌》的有关问题，研究的成果还将在第二集发表出来，因此，在本书标上了一个“（一）”字。我们深信，通过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会把《白狼歌》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本书承蒙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西南民族学院，云南普米族，茂县、兰坪、宁蒗等县人民政府、党委、人大、政协，茂县和道孚县志办公室，薛梓材经理及文化人士等的热情支持，李述唐同志为作者摄影，特此铭谢。

作者

1986年于成都 玉林村

目 次

自 序

导 言	(1)
(1) 歌辞校勘	(4)
(2) 地望的探讨	(10)
(3) 本语研究述评	(11)
(a) 1920—1979时期	(12)
(b) 1979年前国外研究	(23)
(c) 近10年研究的进展	(33)
第一章 本语研究	(45)
(1) 歌辞对音研究发微	(47)
(2) 本语辞汇	(79)
(3) 句法问题	(88)
(4) 动词的趋向范畴	(95)
(a) 西夏语与白狼语	(95)
(b) 西夏语的动词趋向范畴	(96)
(c) 白狼语的动词趋向范畴	(97)

(d) 比较研究.....	(99)
(e) 余论.....	(101)
(5) 若干语法问题.....	(101)
(a) 定语的位置.....	(103)
(b) 动词的变位.....	(106)
(c) 强语势助词.....	(108)
(d) 主动格.....	(110)
第二章 部落史研究	(112)
(1) 白狼部落	(113)
(a) 白狼为phrom音记	(114)
(b) bhrom有“白”意	(115)
(c) phrom的迁徙与分布	(116)
(2) 秦汉的笮人	(121)
(a) 族称的音义.....	(121)
(b) 分布地区.....	(123)
(c) 历史事迹.....	(128)
(d) 亲属部落.....	(136)
(3) 丹、犁臣蜀.....	(138)
(a) 臣蜀的原由.....	(139)
(b) 地理的位置.....	(141)
(c) 丹、犁的系属.....	(143)
(d) 史迹与分布.....	(146)
(e) 族称与姓氏.....	(149)
(f) 结束语.....	(152)
(4) 贫薄的倭、让	(153)
(a) “让” (黑人) 部落群体.....	(154)
(b) “倭” (白人) 部落群体.....	(157)
(c) “龙洞” 的意义	(163)

(5) 牦牛夷与以卷羌·····	(164)
(a) 牦牛部落与大牛种·····	(164)
(b) 分布与事迹·····	(167)
(c) 狼路即假侈试证·····	(170)
(d) 以卷羌·····	(174)
(6) “罗汝”部落的后裔·····	(181)
(a) 分布地区·····	(181)
(b) 历史传说与迁徙·····	(182)
(c) 自然、祖先崇拜·····	(185)
(7) 普米族源流·····	(186)
(a) 分布与迁徙·····	(187)
(b) 谱系的脉络·····	(190)
(c) “忍”即“南喀”·····	(194)
(d) 存在的问题·····	(196)
(e) 结束语·····	(200)
(8) 古代羌人的生产·····	(200)
(a) 公元前5世纪的情况·····	(201)
(b) 公元前1世纪的情况·····	(202)
(9) 天象与历法·····	(209)
(a) 日、星交替使用·····	(209)
(b) 宿星的问题·····	(211)
(c) 两个季节——冬、夏·····	(214)

附录:

(1) [美] 柯蔚南 (W · S · Coblin)	
《白狼歌新探》·····	(218)
(2) 本书的参考资料目录·····	(225)
(3) 本书英文提要·····	(261)

导 言

我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结成的统一国家。生息、繁衍在我们伟大祖国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历来就“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各族人民之间始终存在着频繁接触和友好往来。各族人民团结合作，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发展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始终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后汉明帝永平（58—75）年间，笮都夷白狼王唐菆一行，自今四川雅安专区不远万里来到洛阳，参观访问，并在汉庭唱出颂歌三首，畅诉投入祖国怀抱的衷情，正是体现了这种紧密团结的关系。《白狼歌》三首有辞44句，带有白狼语的汉字记音。若能根据这些汉字古声在现今少数民族语言中找出白狼本语，就不仅能解决白狼部落与哪一个少数民族有关的问题，更有利于在古老的传统友谊基础上，增进革命友谊，鼓舞各族人民团结奋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白狼歌》素为历代的研究者所重视。这些研究首先是从

“窄都”地望入手的。明·顾祖禹、清·黄沛翘，现代的岑仲勉……等，对“窄都”地望均有论述。但运用比较语言学方法对此歌作深入研究的首先推丁文江先生。丁在1920年曾发表白狼语为彝语的观点。此后发表的专论很多，使人们意识到了：《白狼歌》的研究不仅是探索白狼部落的后裔民族的重要钥匙，而且对于白狼部落的分布、迁徙、族源以及与其他语族、语系的关系等问题的探索也提出了重要线索，因而对于研究氏羌作的社会发展历史，也是一份重要的资料。

我们根据订正的注音汉字，逐字进行了古音构拟。然后，看看它究竟跟现在的哪种民族语言比较近似。1961年底，我们开始于西昌进行调查。由于有白狼语为彝语说法的老框框，当时，我们拿出凉山彝语各方音跟它对音，也参考了贵州大方彝语方音的《西南彝志》，但都不得要领。因此，不得不转向历史资料中探索新的线索。

有关窄人的记载，最早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后汉·文颖注“窄”字说：“窄者今为定窄县”，即今盐源县。

《汉书·地理志》说越嵩郡内有大窄县，即今冕宁县。窄人不仅分布在雅安专区的汉源县一带，也分布在西昌专区的冕宁和盐源。

《三国志·蜀志·张嶷传》与《华阳国志》均记有张嶷为了执行盐、铁国家统一管理政策，没收了槃木王舅父定窄夷帅狼岑所管理的盐池的事。人物情节完全相同。《华阳国志》不提窄人，却记为“白摩沙夷”。于是，我们暂且放下“白”字以“摩沙夷”（即今纳西族）语为探索白狼本语的对象。在与木里的峨牙、宁蒗和盐源左所的纳西族语言比较以后发现，仍

与白狼本语不合。这样，我们又回过头来思考“白摩沙夷”的“白”字：我们既不能据曹学佺《蜀中广记》轻率地改为“曰”字，也不能据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把“白”字抹掉。

对这一费解的“白摩沙夷”族称，考虑有两种可能：一是史家经常以比较习知的族称作为同一方位各族的通称，但冠一“白”或“黑”字来区别不同的民族，如“白傈僳”、“黑党项”；一是误听槃木（白马）为“白摩沙”，“沙”为衍文。事实上，云南兰坪、宁蒗、丽江等县和四川木里藏族自治县、盐源彝族自治县一带，有与纳西族错居的自称普米的民族。普米（p'ur-mi, p'ur-my）的含义就是白人，旧称西番族。因此我们又先后调查了博凹（木里县人民政府所在地）、木里（大寺所在地）、小宁蒗等地的普米语方言。

在对音过程中，发现了一种语言交错现象：即歌辞中有一部分词汇是普米语和纳西语所共有的，而一部分则有互补情况——合于普米语的，恰与纳西语不合，反之亦然。这就导致了一个大胆的推论：白狼语似乎是“普米—纳西共同语”。反复推敲，公元1世纪《白狼歌》时代，绝不是两族分化的起点。普米语现在定为羌语支，而纳西语为彝语支。在同一首歌辞里，这种交错互补情况，令人难解。

1963年秋夏，普米族老人杨德福同志到西昌医病。他说，博凹、木里、宁蒗等地普米语是呷巴（ka ba）部落方音，疑即两汉时期住在这一带的“姑复”（ka piwat）的对音，目前已成了普米族流行的普通话。但是木里县第二区大坝乡的普米族说一种玉姆话〔yu my〕。这种土话仅在波波、叶叶、泥珠等村落流行，比呷巴话要古老些，解放前，他们到木里大寺地区

向统治阶级完粮的时候，不许说玉姆话，必须说呷巴话，否则就要挨打。又承他大力协助，介绍了在西昌民族干部学校学习的大坝乡负责同志党夏组，这项研究工作才得以顺利完成。

以“字对字”方法进行探索，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第23句“寒温时适”的汉字记音是“藐得泸离”，上下对照音义全部不合。“寒”既非“藐”，“温”也不是“得”，令人费解。但在收集的词语中，发觉有几句成语，如[t'a to] sen (a)（我确实看到了），[teili] ta t'o make（恩情还不起）……恰与第6句“所见奇异”、第12句“无所报嗣”的汉字记音相合。这种情况清楚地表明：整个《白狼歌》的歌辞原话大多是一些当时白狼部落广大群众的口语或习惯用语，“夷言”也只可能是整句处理的，译文是经过“重译训诂为华言”的。译辞有些是直译，有些则是意译。若硬要理解为与译文逐字对注，那是绝对解决不了问题的。由于摸索到解读本歌辞记音的原则，接触到问题的实质，44句歌辞就基本可以解读了。

（1）歌辞校勘

《后汉书·笮都夷传·白狼歌》传抄了将近2000年，不可能没有讹误。然而，该歌的“夷言”记音汉字，是复原该歌的关键，是不允许有任何讹误的。清末王先谦曾以《东观汉记》辑本、官本、《通志》本互校，得出的结论是：“异字方言，转译难明，声读今古有异。《东观汉记》又仅存辑本，无从定其得失矣。”^① 20世纪30年代曾有人进行《校考》，把有些原

^①清·王先谦：《后汉书校补》。

来是正确的字，反而改错了。如出现四次的“多”的注音“邪”字，错改为“那”字。第5句“徵衣随旅”的“徵”字，误改为“微”字。第36句译文“木薄发家”的“木”字是个明显的错误，但是《校考》却没有订正这个传抄的笔误。^①解放后出版的《历代各族传记会编》，以及中华书局点校本《后汉书》所记的《白狼歌》译语和“夷言”记音汉字，仍采用旧的错字，没有加以订正。因此，该歌歌辞的校勘问题是迫切需要加以解决的。

为了进行《白狼歌》研究，我们首先对该歌的歌辞做了校勘工作。中华书局影印的《册府元龟·外臣部四一“謏译”》项内（简称《册府》本），载有《白狼歌》三首，不仅有44句译语，也有原始的“夷言”汉字记音，我们即据《册府》本与《四部备要》本（简称《备要》本）、尊经书院本（简称尊经本）《后汉书》，并参考《通志》、百衲本、《东观汉记》辑本、金陵本等版本进行互校，正其讹误，择优而从。

经过校勘及对音工作，我们认为，《册府元龟》所记录的《白狼歌》，尚保留着原始的记音汉字。除个别的错字外，一般都是传抄的笔误。在对音工作进程中，我们也觉察到唐人李贤注《白狼歌》时，可能发现原注汉字与唐音不合而进行改动的痕迹。例如第1句“大汉是居”改为“大汉是治”，第5句《册府》本作“征衣随攘”，其它本均作“征衣随旅”。“旅”、“攘”声近。第6句“招拒苏便”改为“拓拒苏便”。招与拓的音读相近，虽经改动，但并不妨碍对音工作的进行。

^①董作宾先生著有《白狼王歌诗校考》一文，未见。仅见他的《读方国瑜编么些文字典甲种》，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Studia Serica》第一集，p.58—99。

兹将《白狼歌》歌辞逐字逐句校勘的情况，全部依次序陈述于下：

第一首 远夷乐德歌

第1句 原译文《册府》本为“大汉是居”，“居”字误，应从他本作“治”。原汉字记音《册府》本作“提官隗权”，是；他本“权”作“构”，非。经研究知“隗权”意“由上而下的治理”，与译文“是治”之义相符合。

第2句 译文从《册府》本作“与天意合”。

第3句 汉字记音从《通志》、《备要》本作“罔译刘脾”。《册府》本作“岳译刘脾”，误。

第5句 汉字记音《册府》本作“征衣随攘”，其他各本“攘”均作“旅”。按，“攘”字为白狼语（现代普米语为其直接继承）单数第一人称现在时助词ron的对音，“旅”为其复数第一人称现在助词rei的对音。本句是白狼王以第一人称的口气代表其“部人”说话，故当以《册府》本的记音为是。

第6句 汉字记音从《通志》、《备要》本作“知唐桑艾”。《册府》本“知”作“和”，显系传抄笔误。

第7句 汉字记音《册府》本作“邪毗缙浦”，《通志》“缙”作“堪”。查字书无“缙”字，当以作“堪”为是。他本“堪”作“棋”，亦误。

第8句 汉字记音从《册府》本作“推泽攸远”。《通志》、《备要》等本均作“推潭仆远”，与原语音义不合，今